

# 國際期刊投稿經驗談

陳福仁\*

應《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之邀分享個人投稿國際期刊的經驗，我的研究主要聚焦在美國文學與拉岡精神分析理論，投稿亦以美國期刊為主。以下即針對投稿經驗分點詳談。

## 一、撰稿前的準備

有人投稿前會先擇定某一特定期刊再動筆寫作，考量的要素包含刊登率高低，或是期刊發行量多寡等因素。我個人通常不會預設目標，而是文章完成後再找「媒合」的對象。有些人或許會擔心，嘔心瀝血完成的作品無適合的國際期刊可供發表。但就我投稿美國期刊的經驗來看，一般性期刊沒有特定訴求，彈性很大，對不同領域的議題兼容並蓄，投稿人其實不必擔憂。*PMLA* 就是一份讀者群屬性廣泛的國際學術期刊。再者，即使投稿人專精於某一特定領域，也不愁找不到專門的期刊。唯一要注意的是，如果是讀者群屬性廣泛的期刊，則要多加注意專業術語的使用，避免造成讀者理解上的困擾。

再者，投稿前一項特別重要的作業就是徹底的資料搜尋，書目最好囊括最新發表的相關研究。很多審查者不是從頭看起，而是先看書目，再決定是否繼續閱讀。今年是 2009 年，如果審閱者看到書目中最新的一筆資料是 2001 年，或許心中對文章的價值就會大打折扣。

另外，我的文章通常圍繞某一特定主題。若將其中一篇抽出投稿，便不能不注意文章的獨立性與完整性。而且，為求論點清楚，要避免在有限篇幅中表達太多訴求，字數宜控制在八千到一萬字左右。例如 *Comparative Literature* 限制字數在一萬兩千字以內，*American Literature* 為一萬一千字，*PMLA* 則是九千字。所以，在規定字數內闡明自己的論點是投稿時須注意的

---

\* 作者為國立中山大學外文系副教授

一大重點。對某些人來說，文章格式可能也是一大難題。其實，只要主編或是審閱者欣賞投稿人的文章，格式可依期刊要求再做調整。一般來說，外文學類不外乎 MLA 或 Chicago Style 兩種書目格式，其轉換不至於太麻煩。

## 二、撰稿注意事項

我在撰稿時常思索下列幾點問題：我的論文著眼於目前哪一領域的研究？研究成果對於該領域有何貢獻？能起什麼樣的作用？我能用簡短的幾句話表達嗎？做不到這點，就表示對於研究的目的與貢獻還不是很清楚。

其次，文章的導論非常重要。大部分的主編會依據文章開頭前幾段以及投稿人在相關領域研究的深淺來決定稿件是否能刊登，他們不希望到第五頁才讀到精采的論點。因此投稿人必須能表達自己的論點，條理分明、思慮清晰，且須與目前相關領域的研究有所對話。任教美國杜克大學 John Hope Franklin 人文社會學科中心跨學科研究教授 Cathy Davison，現任牛津出版社早期美國女作家叢書的總編輯，並曾擔任國際期刊 *American Literature* 的主編，在美國一場演講中透露，她會請碩博班的學生分析著名國際期刊的文章，並在課堂上分享心得。Davison 認為，以下問題可以幫助她的學生掌握獲得國際期刊青睞的要訣：為什麼這些文章得以刊登？以及文章前五頁的品質如何？由此可見，一篇文章的前面五頁非常關鍵，作者若無法在此一語道出精華之處，期刊主編或審查者恐怕早已失去耐性。不光如此，大至文章的寫作風格、研究方法、行文布局、眼界、邏輯、架構，小至主旨句 (thesis statement)、開頭首段的鋪陳等等都非常重要，值得研究學習。

## 三、投稿注意事項

### 1. 期刊的選擇

不管是寫完文章再選擇期刊，或是先選好目標再動手寫，選擇投稿的對象有幾點要考慮。第一是該期刊的發行人數。舉例來說，美國國際期刊 *PMLA* 發行人數多達三萬兩千本，就學術研究刊物來說，代表該期刊的讀者為數不少。第二，刊登率也要注意，有的國際期刊刊登率極低，投稿人事先要有心理準備。在這方面，MLA Directory of Periodicals 電子資料庫非常有幫助，該資料庫搜列了超過六千種期刊的出版資訊，包括發行人數、刊登率、字數限制、要求格式等等。第三，有些期刊採會員制，非會員無投稿資格。另一個

選擇方式是，可以查看自己論文引用資料的出處，或是再進一步去看所引用資料的引用書目，這些書目來源都可能是合適的投稿目標。

以我個人經驗而言，*PMLA* 是很好的投稿目標，即使被退稿，其審查者或主編都會提供中肯的意見，對文章修改大有裨益。最後，在第一優先的國際期刊之外，建議多列兩個後補對象，一旦前者通知退稿，就馬上試試第二順位的期刊，以掌握進度。

## 2. 投稿方式

目前有紙本、電子信箱、線上投稿三種方式。如果是寄紙本，往返相當費時，稿件也可能會遺失。電子檔現在可以寄到期刊註明的電子信箱，也可以放到該期刊的線上投稿平台（像是 Manuscript Central TM），但投稿人須先申請帳號密碼，才能在平台上投稿，之後即可登入追蹤審查進度。這個方法將審稿進度透明化，投稿人不必苦苦等待，也不必寫信麻煩主編，上網就可掌握稿件流程。我個人比較喜歡寄到電子信箱或放到線上平台的機制，而且越來越多的國際期刊開始採用這兩種方法。

## 四、審查過程與結果

審查過程大約要三到四個月左右，這時可寫信詢問主編稿件的審查進度。除了審查者的意見，主編也會自行審閱稿件，也可能要求編輯顧問團提供建議，這在審查意見分歧或評論模糊不清時非常重要。做出決定後，主編會寄信通知投稿人審查結果、審查者的評論，或其他建議等等。結果不外乎以下四種：刊登、修改後建議刊登、修改後再審、不予刊登。首輪評審就直接獲得刊登的機率很低。修改後建議刊登或修改後再審表示文章仍有可能獲得刊登；這兩種結果表示該期刊認為稿件值得發表，不過仍需修改，作者若能依主編與審查者的意見認真加以調整，獲得刊登的機會就很大。九成以上的刊登論文都曾有過修改後建議刊登或修改後再審的階段。

## 五、修改稿件

在修改文章的階段，主編與審查者的建議很重要。重新投稿時，務必告知主編何處做了修改，以及對他們的意見有何回應。如未採納審查建議，務必說明原因。若不確定審查者是否堅持某些地方非改不可，可以去信詢問主編。我個人的作法是把審查建議或問題與我的答覆以問答的形式呈現，這樣

主編即能快速掌握審查者的評論，我的回應也一目瞭然。投稿人也可以在修改處標上顏色，讓主編很快知道何處做過修改，或可加快審查速度。當然，對於期刊給予的評論應該謹慎小心，但不一定得照單全收。作者與審查者在看法上難免有相當程度的出入，最重要的是要客觀說明自己的想法或不據意見修改的緣由，而去信時避免人身攻擊的言詞或語氣。

關於和主編或審查者的對應方式，以下是我與某期刊審查者書信往來的例子，供大家參考。第一段是該刊審查者給的一項建議，第二段則是我的回應，其部分內容如下：

This offers a very useful critique of any airy claims about bicultural identity and performing, about unitary cultures, and the like. You really MUST locate your argument, though, in relation to the three recent books on immigrant fiction, those by Thomas Ferraro, Gilbert Muller, and David Cowart. Even if all you do is claim that they do not cover the issue, you have to show how you relate to their maps of territory. I would also try to trim this. It seems a bit long for the argument. (你的文章對於雙重文化身分的展演、單一文化等等言論提出了有力的批評。修改文章的時候，請務必參考 Thomas Ferraro, Gilbert Muller, David Cowart 等三位學者最近出版的有關移民小說的專書。即使他們的研究與文章的論點無關，文章中也要提及這三位學者的研究。這裡論點似乎有點冗長，我會試著修改。)

我的回覆如下：

In their recent works on immigrant cultures and literatures, scholars such as Thomas Ferraro, Gilbert Muller, and David Cowart reject an emphasis on victimization and balkanization of the American culture and the trivialization and marginalization of ethnic American artifacts. Instead, they underline America's diversity as well as inclusiveness and, moreover, ethnic Americans' ability to redefine a national identity, reshape the literary landscape, and recuperate ideals of America. In *Feeling Italian* (2005), Ferraro maintains that while Italians have become more American, Americans have become more Italian. Exploring Italianness in cultural artifacts, Ferraro focuses not on an Italian American community "frozen in time" but upon "the century-long, often

wondrous, at times discordant, Italianate remaking of the United States” (1). In a similar vein, Muller, in *New Strangers in Paradise* (1999) argues that postwar immigrant fiction has reshaped the American literary canon. To Muller, as Santos points out, “immigrant fiction is not only a consequence of history, but it also remakes history” (2). For his part, David Cowart, in *Trailing Clouds* (2006), emphasizes how contemporary American literature, especially in fiction published since 1970 by recent immigrant writers, emblemizes the process of Americanization as empowerment and how America remains as, “first and last, ‘the country [ . . . ] of the universally displaced’” (210). Though agreeing with how each of these scholars deemphasizes the victimization of ethnic groups and recognizes how ethnic Americans as nation builders have transformed America, I hesitate to embrace fully their optimistic view that American ideals of , freedom, and equality are now enlivened by the presence of ethnic groups. As a Lacanian, I maintain that the United States, like any other nation, can be anything but a kingdom of totality and sufficiency since, always, both the subject and the Other remain lacking, desiring, and inconsistent. (Thomas Ferraro, Gilbert Muller, 及 David Cowart 等三位學者，在他們最近有關移民文化與文學的書中，拒絕將重點放在美國文化的受害者化與巴爾幹化、美國族群文物的庸俗化以及邊緣化。相反的，他們強調美國的多樣性、包容性，還有美國族群重新界定國家身分、重塑文學版圖、復原美國理想的能力。Ferraro 在 *Feeling Italian* (2005) 中指出，當義大利人變得美國化，美國人也越來越像義大利人。在文物中尋找「義大利性」，Ferraro 的焦點並非凍結在時間裡的義裔美籍社群，而是「義大利改造美國的悠久、美妙，有時不協調的過程」(1)。同樣的，Muller 在 *New Strangers in Paradise* (1999) 中說，戰後移民小說早已重塑了美國文學經典。Santos 指出，對 Muller 而言，「移民小說不僅是歷史的結果，也改造了歷史」(2)。而在 *Trailing Clouds* (2006) 中 David Cowart 則強調，當代美國文學，特別是 1970 年之後移民作家所出版的小說，標記了美國化即是不斷強化的過程，以及美國如何維持身為「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不斷汰換的國家』」(210)。以上三位學者皆淡化了美國族群的受害經驗，並且承認美國族群作為美國的一份子改變了美國。在這一點上我非常同意。但是我對於他們

全然樂觀地認為美國族群為美國民主、自由、平等的理想注入了活力的想法仍有疑慮。作為一名拉岡學者我仍認為，美國，像其他國家一樣，決不可能成為一個整體而無所匱乏。因為如拉岡所言，主體與大他者總是有所匱乏，有所慾望，並且不一致。）

如上所述，審查者在來函中列出了三位作家，建議我閱讀他們的作品，並將我的研究與其論點做連結。對於這項建議，我慎重其事，立即蒐集他們的作品，仔細研讀其導論，以求快速掌握要點。我在回函中附上了三位作家作品的摘要，且提出個人的看法。回覆內容若有補強論點之處，便加入本文；但若不是很重要或與原文在行文語氣上有所扞格，即置入備註作為文獻回顧。我要強調的是，投稿人雖然不需要全盤接受主編或審查者的意見，但在意見分歧之處，務必謹慎回應、語氣誠懇、交代清楚。最近我在這方面就有過慘痛的經驗，投稿 *PMLA* 及 *Cultural Critique* 皆到了最後階段，卻因稍有不慎，而與兩大國際期刊失之交臂。

稿件一經同意刊登，該期刊的期刊編輯（house editor）在出版前會再針對文體或格式做潤飾或修改。投稿人可以去信詢問出版時間，避免好不容易獲得刊登的稿件，因為對方作業上的疏漏而耽擱。

## 六、克服退稿的挫敗

如果被退稿，千萬不要氣餒，因為這在投稿國際學術期刊的過程中是極為稀鬆平常的事。最重要的是，要從失敗中汲取經驗，每一份被退回的稿件都有主編或審查學者認真回覆的寶貴意見；需反省對方拒絕的原因是因為論點、學術立場不合，或是根本選錯對象，投錯了期刊呢？就個人經驗，我會收集以前被拒絕的稿件，羅列審查者或主編的意見，然後分門別類，反省自己在邏輯思考、遣詞用字或其他方面犯了哪些習慣性的錯誤。每次撰稿前過目一次，竭力避免重蹈覆轍。而且寄出稿件前，再將整理過的意見看過，以確實完備自我檢查。

我常以紐約州立大學英文系教授 Charles Shepherdson 的一席話來自我安慰與鼓勵。他現任該大學出版社心理分析與哲學叢書的編輯，談到投稿國際期刊的經驗，說道：「從以前到現在收到的拒絕信，都可以當壁紙貼滿家裡的四面牆了！」

以此與大家共勉。